

# 经典作品的去经典化翻译 ——大众文化视野下冯唐翻译现象研究

陈彦孜 朱健平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诗人泰戈尔(1861-1941)创作的经典诗歌集《飞鸟集》, 1922年由郑振铎(1898-1958)翻译成中文, 引入中国, 在我国影响甚广, 深入人心。2015年, 冯唐翻译的《飞鸟集》出版。相比郑振铎受到的赞誉, 冯唐的翻译受到了来自各界的批评, 引发了一场关于学术翻译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主体涉及甚广, 大众媒介诸如《人民日报》主流媒体, 各年龄层都有的平民大众, 和代表精英文化的诗人与学者。在大众媒介的舆论引导下, 许多大众被冯唐译作中“屏蔽八首”<sup>1</sup>所震惊, 以偏概全地贬斥了冯唐的全部译诗。最终, 在这种压力下, 冯唐的译本被迫下架, 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冯唐翻译现象。

**关键词:** 大众文化;《飞鸟集》; 翻译

**中图分类号:** I3

**文献标识码:** A

## 一. 引言

在大众文化影响扩大之前, 人们大多依赖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进行信息的交流和传播, 传播主体的“官方”, 或权威精英阶层, 掌握着极大的话语权力, 控制着社会主流舆论的一举一动。作为传播宣传喉舌的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等机构, 享受着很大的“优越感”, 被马尔库斯定义为“单向度”的传播(Marcuse, 1964)。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传播主体的出版社与大众之间有过辉煌的蜜月期, 经典作品也吸引着人们主要的视线。那时, 作为主流媒介的图书出版有着良好的业绩, 大众审美趣味在经典名著的熏陶下得到了提升, 同时促进了书籍阅读的良性发展。读经典一时成为人们追逐文化的社会热点。

随着人类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和飞跃发展, 人类文明成果日新月异, 媒介环境的改变、视觉文化的来临, 大众文化对传统精英文化的强力介入使当今时代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文化泛化与审美泛化的趋势, 其具体表现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转型。由此大众审美趣味和经典作品出版都面临着两难的尴尬境地: 大众审美趣味受到了批评家的指责, 大众阅读率年年下降, 图书出版背负着媚俗的骂名着重于畅销小说, 网络小说大行其道, 过去的经典作品在书架上无人问津, 甚至被人称作“收藏家的目标、艺术家的陈设、怀旧者的寄托”。(张前进, 2008)

2015年, 冯唐翻译的《飞鸟集》出版。一直以来, 冯唐以作者身份创作时就常惹是非, 这次首次执笔翻译, 更是争议不断。相比郑振铎受到的赞誉, 冯唐的翻译受到了来自各界的批评, 引发了一场关于学术翻译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主体涉及甚广, 大众媒介诸如《人民日报》这样的主流媒体, 各年龄层都有的平民大众, 和代表精英文化的诗人与学者; 讨论的范围也从翻译标准、译者身份到学术道德。在大众媒介的舆论引导下, 在经典作品的影响力中, 许多大众被冯唐译作中“屏蔽八首”是一些用词所震惊, 以偏概全的否定了冯唐的全部译诗。最终, 在这种压力下, 冯唐的译本被迫下架,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冯唐翻译现象。

<sup>1</sup> 2016年冯唐翻译《飞鸟集》下架后, 亚马逊上的网络版备受争议的八首诗歌被屏蔽。

首先，冯唐的翻译确实存在不足，在“屏蔽八首”中一些诗句用词确实欠妥，但这不能抵消其余三百多首译诗的学术价值。其次，对于译者权利界线一直在讨论，但并没有唯一的定论，我们不能脱离学术的角度，简单粗暴地逼其下架，剥夺冯唐作为创作者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在大众文化时代，经典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作品慢慢淡出大众视线之时，冯唐翻译文学经典这一大胆的尝试，积极的改写，使得大众再次将视线聚焦在诗歌经典之上，在文学翻译之上，这是经典作品透过文学翻译在大众文化时代再焕新生的一种尝试，即是对经典作品的一种去经典化翻译。

## 二. 大众文化时代去经典影响力

文学经典翻译既是一部文学经典，又是一部翻译经典，在对待文学经典翻译这个概念时，查明建曾提出，翻译文学经典有三种定义，“一是指翻译文学史上杰出的译作，如朱生豪译的莎剧、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杨必译的《名利场》等；二是指翻译过来的世界文学名著；三是指在译入语特定文化语境中被‘经典化’的外国文学(翻译文学)作品”。（查明建，2004：87）他的分类囊括了从译作本身是经典；从经典到经典；和从非经典到经典几种基本情况。一部文学作品或翻译作品要被称为经典，必须同时具有两个条件，一是译作在译入语新的文化语境中，既具有长久的文学审美价值，又具有普遍的社会现实价值；二是译作的语言达到了文学语言的审美标准，又为文学翻译活动树立了典范。（宋学智，2015）这使得经典作品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较强的影响力，在大众心中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导致其译作在翻译过程中受到原作无形的操控。

为了抵抗经典化产生的影响力，摆脱经典原作对译作无形从操控，完成去经典化翻译，需要扩大译者的影响力，提高译本本身的辨识度，来对抗经典名著的权威性。

大众文化时代是媒介的时代，是视觉文化的时代。在大众媒介的存在条件下，偶像崇拜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特有的文化形态。偶像不再是完美的真理所在，而是“对那些非常善于做各种不同的事情的特别出众的男女的羡慕，这样的人不是那些知道一个奥秘的人，或已经达到了真理的人，而不过是善于成为人的人。”（里查德·罗蒂，1992）明星偶像从普通中人脱颖而出，而产生公众形象，具有了普遍意义，大众对偶像明星的崇拜实质上是对一种形象的崇拜，明星不过是某一种形象的代言人，而明星所谓的定位只不过是媒介存在下，根据大众趣味包装来片面强调明星的某一特征，并将这一特征完善，大众的崇拜就是一种对完善的追求，如同信仰上帝一样。

文学界的“偶像崇拜”由来已久，许多名家在创作时常向先贤文豪致敬，而大量经典作品也因为民众的喜爱而流传千古，这是客观存在的吸引力导致的自然的崇拜，而这种自然的崇拜在大众媒介出现后更被市场引导推向极致。以出版商为主的推手们，对作家进行了明星化的塑造，偶像化的包装。

冯唐也是文学界中的一个明星，截止 2016 年 1 月，冯唐在新浪微博上已有八百七十三万的粉丝群体，是影响力较大作家明星。“粉丝”的擅长不是依据大量文学史知识进行权衡

与比较，而是不计一切地声援自己的文学偶像；他们的拥戴之中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粉丝”的坚固联盟大胆地向文学经典的鉴别机制发起冲击。因次，冯唐的明星译者身份使得他的影响力可以动摇文学作品经典化产生的权威性，从而使去经典化成为可能。

他的“明星”影响力体现到他的译本中，表现为饱含译者特色的语言文字。冯唐将原文的译文变为韵文，同时更加精简字数，使用较通俗的词语。除开整体上精简，通俗这些语言特色，在细节上，字里行间，冯唐偏向于带有他个人特色的词语，给自己的译本打上标记。如“金线”<sup>2</sup>，“姑娘”<sup>3</sup>等等词语，甚至连“裤裆”这种在非粉丝群体看来比较不恰当的词，反而成为译本的独到之处，闪光之点，被追捧之处。在冯唐的粉丝来看，“裤裆”不过是多了一层借代，反而加深了原文的深度。冯唐在别人眼中色情的标签，在他的粉丝群体中，这样的“肿胀”并下下流，而是“能把细致的情感一针一线穿插在脉络上，能让色情带着热泪盈眶”（梁境心，2015）。

冯唐的明星译者身份和译本中植入的标志性语言文字，使得经典原作的的影响力的操控被降到了最低，因此，大众对新的译作的接受程度也就更高。

### 三. 大众文化时代去经典审美

在大众文化时代，大众虽然是从属群体，但大众拥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他们是主动的行动者，而非屈从式主体。（Fiske, 1989）大众的能动性集中表现在他们具有自己的辨识力，会对文化产品加以辨识，选取其中一部分而淘汰另一部分。

前文提到，文学经典具备一定的审美价值，有其经典的审美内涵。而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大众的审美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众审美趣味具有可塑性，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大众文化的审美辨识，审美标准也发生了变化。

经典美学审美以高雅艺术中的悲剧为高、喜剧为低、排斥滑稽戏，其总体格调是精致典雅、悲壮严肃，推崇优美和崇高，即便涉及喜剧艺术也多半是悲剧化或者含有悲剧因子的喜剧，即所谓“含泪的笑”。（傅守祥，2004）当代大众的审美趣味转而满足人们日常的欲望释放和快感追逐，短暂性、平面化和时尚化代替了韵味悠长、意境幽远和个性独特；整个时代的美学主调，从推举崇高庄严的悲剧艺术转而嗜好滑稽幽默的喜剧艺术，沉重的形而上追思和精致典雅的美学趣味成为少数精英思想者和艺术家的专利，轻飘的形而下享受和身体感官的愉悦成为多数大众的文化趣味。（范玉吉，2006）

冯唐的《飞鸟集》既保留了原文的哲理与意境，又体现了一些大众审美的元素，这是冯唐去经典化审美的一个体现，也是去经典化翻译的一个策略。因而，相比于以前的译本，冯唐的译本拥有更大众化的喜悦之情、用更轻松活泼的语句来道出深沉的哲理。他给自然之物的行为赋予了喜悦，如：

<sup>2</sup>冯唐的“金线”理论，称“文学的标准的确很难量化，但是文学的确有一条金线，一部作品达到了就是达到了，没达到就是没达到，对于门外人，若隐若现，对于明眼人，一清二楚……”，引发文坛争议。

<sup>3</sup>冯唐文学创作中深入人心的“姑娘”形象。

## 例 1:

原文: Stray birds of summer come to my window to sing and fly away. And yellow leaves of autumn, which have no songs, flutter and fall there with a sign.

冯译: 夏日的飞鸟来到我窗前/歌 /笑 /翩跹 /消失在我眼前 /秋天的黄叶一直在窗前/无歌 /无笑 /无翩跹 /坠落在我眼前

郑正铎译: 夏天的飞鸟, 飞到我的窗前唱歌, 又飞去了。秋天的黄叶, 它们没有什么可唱, 只叹息一声, 飞落在那里。

吴岩译: 夏天离群漂泊的飞鸟, 飞到我的窗前鸣啭歌唱, 一会儿又飞走了。而秋天的黄叶无歌可唱, 叹息一声, 轻轻地飘落。

在以前的一些译本中, 对于这两首诗的诠释是带着悲伤的气息的。在前一首诗歌中, 郑振铎和吴岩都用了“叹息”, 尤其是吴岩, “离群漂泊”的飞鸟是孤独而寂寞的, 落叶悄悄的逝去, 无声而悲寂。而冯唐在翻译过程中, 则赋予了飞鸟“笑”这一满怀喜悦的表达, 尽管飞鸟离了鸟群, 但也拥有自己的无忧无虑。冯唐试图在译文中融入喜悦的元素, 不仅是“鸟”这样的活物, 还有普通的自然之物。例如:

## 例 2:

原文: The sands in your way beg for your song and your movement, dancing water. Will you carry the burden of their lameness?

冯译: 你旅途中的沙渴望随着你的歌唱出发/欢快的流水啊/你愿意背负沙的笨拙吗

郑译: 舞着的流水呀, 在你途中的泥沙, 要求你的歌声, 你的流动呢。你肯挟瘸足的泥沙而俱下么?

吴岩译: 跳舞的流水, 泥沙在你的途中要求你的歌声和你的奔腾流动。你愿意在这跛足的泥沙一起奔流吗?

在诠释原文的自然之物时, 冯唐赋予流动跳跃的水“欢快”的情绪。在郑正铎和吴岩的版本中, 细沙是流水沉重的负担, 但在冯唐的版本中, 流水濯濯, 伴随着歌声, 细砂笨拙地追逐流水, 相映成趣。他的这种翻译改写融入了他自己对小鸟, 流水等自然之物的感触, 给自然营造了一种喜悦的氛围。

自然是诗歌中最常出现的意象, 我国诗歌经典审美源自于先秦, “天人合一”是当时的哲学核心议题, “天”的概念有了两条演变途径, “一是按照人类社会关系来塑造天, 然后强调人事的礼仪法规应以此天为最高依据;二是把天视为宽广无边的大自然, 强调立身处事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行止不可轻妄。”(吴忠华, 江永川, 2009)“天”开始与自然挂钩, 这促使了“比德”说的产生, 在“比德”说中, 自然物象之所以美, 在于它作为审美客体可以与审美主体‘比德’, 亦即从中可以感受或意味到某种人格美, 简单来说就是“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

《飞鸟集》是一首自然之歌。泰戈尔对自然的热爱和他的“泛神论”思想是密切相关的。泛神论是印度所特有的思想, 印度推崇佛教, 佛家强调天人合一, 普渡众生。郭沫若认为泰

戈尔的“泛神论”思想，“只是把印度的传统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神也是自然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思想的全部。”（郭沫若，1923）泰戈尔的“泛神论”强调自然的清新自由和博大的生命力。在《遥寄印度诗人泰戈尔》中，冰心对泰戈尔这种思想极为推崇：“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心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地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1920）那么，《飞鸟集》中的“神”是什么呢？“这个神不是一个具体的偶像，而是与万物化成一体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自由的，大快乐大自在的博爱众生的形象。”（梁潮，1996）因而《飞鸟集》呈现出的自然与爱的主题中，自然是无所不容的形象，是博爱，是大爱。但在冯唐的译本中，不仅保留了自然形象的博爱，同时也增加了自然更显“人”性的小爱，是人性化的神，是对诗歌经典审美中自然为天的一种解构。例如在下面两种翻译中：

例 3:

原文: The mist is like the earth's desire. It hides the sun for whom she cries.

冯译: 雾/大地的欲望/藏起了太阳/哭得忧伤

郑译: 浓雾仿佛是大地的愿望。它藏起了太阳，而太阳原是她所呼求的。

例 4:

原文: The fish in the water is silent, the animal on the earth is noisy, the bird in the air is singing. But Man has in him the silence of the sea, the noise of the earth and the music of the air

冯译: 鱼寂海上/兽噪地上/鸟鸣天上/人同时拥有/海的静寂/地的肉欲/天的神曲

郑译: 水里的游鱼是沉默的，陆地上的兽类是喧闹的，空中的飞鸟是歌唱着的。但是，人类却兼有海里的沉默，地上的喧闹与空中的音乐。

在郑振铎和冯唐笔下，自然的观感全然不同。在第一首翻译中，前者用“愿望”一词，显得端庄，正气，处变不惊，仿若风起云涌，自然之道。后者使用“欲望”一词，将自然描述地像个小姑娘，有自己的小心思，又会孩子气的哭泣，极具人性化的情感。后一首翻译中，冯唐同样呈现自然以欲望，动物的在地面上的发声是自然的“欲望”，人是自然当中的主宰者。

通过这样的去经典化审美，冯唐的译本更符合大众文化时代的大众审美期待，也改变了经典在人们心中固有的形象。

#### 四. 大众文化时代的冯唐翻译现象

2015年12月28日，冯唐翻译的《飞鸟集》因为“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译界的极大争议”、“可能会对很多青少年读者产生误读”而被浙江文艺出版社召回，在网络平台下架之后再上线的电子书也屏蔽了争议极大的八首诗歌。时隔六月，一场少见，激烈，开放，言之有物的关

于文学翻译的争论以这样一个方式暂时划下一个句点。

不仅冯唐的粉丝心有怨愤,认为千万个心中有千万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心中也都有最喜爱的译本,文化批评不能专横地剥夺文学人的创作身份,勒令文化作品下架。针对冯译《飞鸟集》有理有据的文化批评家们也不满意。作家魏英杰也对文坛创作自由表示了担忧,他认为:“一个人出版的作品,不管好还是不好,可以批评、可以抨击,你也可以不看不买。但这不能成为禁止该作品被禁毁的原因。”(见侯虹斌采写,2016)的确,因为“不喜欢”就勒令书籍下架的做法不利于一个好的学术环境的形成。双方的不满使得冯唐译本的下架成为了一个新的争论热点。然而,冯唐本人对此的回应却显得十分淡定,“历史和文学史会对此做一个判断,时间说话,作品说话。”将一切交给时间,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但也是冯唐无力维护自己的作品的无可奈何。也许在未来,经过时间的检验,对于冯唐这种富有创作色彩的翻译改写会予以一定程度上肯定,《飞鸟集》引发了文学翻译之争会载入翻译界史册。但冯译《飞鸟集》在2015年12月的下架,确实标志着冯唐对泰戈尔《飞鸟集》去经典化翻译尝试失败了,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冯唐翻译现象。

造成这种翻译现象存在的原因现实上比较复杂,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考量,但在大众文化视野下,冯唐翻译现象的形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大众媒介的直接作用。泰戈尔的《飞鸟集》由郑振铎翻译到中国后,首先就为《飞鸟集》奠定了一种“清新隽永”“风格秀丽”的形象,后来冰心在翻译时也提到,“你积蓄的天然的美感,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谢谢你从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1920)泰戈尔的《飞鸟集》自在我国一直保持“高高在上”的一种形象。

而为了博取公众的关注度,大众媒介在报道或评价冯唐冯译的《飞鸟集》时,大多以“屏蔽八首”为主要噱头,使用一些以偏概全,言过其实的词语,使得大众将焦点聚焦在这八首译诗之上,而这八首译诗的特征和从前泰戈尔译诗的形象相去甚远。这样的情况下,一是让大众对冯唐的译本和翻译行为产生了“褻渎”的刻板印象,不愿再去深究其余的译诗,二是博关注的报道,引发了炒作的嫌疑,关于商业因素上的质疑日益增多,那么,公众就更倾向于选择商业行为中的下架。

其次,是大众文化时代多种文化因素博弈的结果,主要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抗衡。精英文化在大众文化诞生之初,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就曾对大众文化加以批评,贬斥。其后在争夺社会主流文化的席位上,二者都是当仁不让,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而,在冯唐翻译现象中,精英文化对大众审美元素和大众明星存在的排斥,对经典作品的审美和形象的坚持,是冯唐作品下架的另一重要原因。

## 五. 结语

冯唐通过去经典影响力和经典审美两个方面来完成去经典化翻译。他构建的明星译者的身份，利用偶像效应下粉丝群体的存在，扩大了译本影响力，增加了译本辨识度。而针对去经典审美，相对于经典审美的以悲为美，他选择了大众审美的喜剧期待。同时他解构了原作中的自然泛神的审美，将自然诠释的更加人性化，使得经典译本更符合大众时代审美期待。经过翻译的诠释，泰戈爾的经典译本改变了原来高不可攀的形象，显得平易近人，贴近大众。

无论文化批评家或者读者对冯唐翻译的《飞鸟集》做出怎样的评价，泰戈爾的《飞鸟集》从上世纪流转至今，也确实需要一个符合当代背景的新译本，冯唐的翻译可说是应运而生。虽然他的译本的确有失误之处，但更多的是其文学价值和翻译价值，总体来说，是一部值得肯定的符合时代需求的译诗集。同时，在大众文化的视角下，冯唐对经典作品的去经典化翻译尝试虽然在多种原因作用下失败了，但是也可以让他的译本洗脱“玷污经典”，“十恶不赦”的罪名，承认其译本虽有缺陷，但确实具有学术和社会价值。

## 参考文献

- [1] Fiske, John.2006.*Reading the popular* [M] London: Methuen & Co Ltd.
- [2] Fiske, John1989.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M].Boston: Unwin Hyman.
- [3] Herbert, Marcuse.1964. *One Dimensional Man* [M]. London: Routledge &kogoe Paul Ltd:11
- [4] 冰心, 1920. 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J] 燕大季刊 1(3)
- [5] 范玉吉. 2006 审美趣味的变迁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6] 傅守祥. 2004 泛审美时代的快感体验——从经典艺术到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转向[J].现代传播 (3):58-62
- [7] 冯唐 .2014 翻译泰戈尔《飞鸟集》的二十七个刹那 [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facb10102v3es.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facb10102v3es.html) (2015年9月15日读取)
- [8] 郭沫若.1923.泰戈尔来华的我见[J]创造周刊 (23)
- [9] 江兵.2005 论 80 后文学的“偶像化”写作[J] 文艺评论(2):13-17
- [10] 侯虹斌 2016 评冯唐译作被下架: 有人不喜欢, 书就要被下架?[OL].  
<http://cul.chinanews.com/cul/2016/01-05/7701633.shtml> (2016年1月7日读取)
- [11] 里查德·罗蒂.1992 后哲学文化(*Post-philosophy Culture*)[M] 黄勇(trans.).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12] 梁潮. 泰戈尔《吉檀迦利》, 国内评论要端蠡测 1996(4):89-93
- [13] 梁境心 2015 你为什么只看得到裤裆[O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M4NjY3NA==&mid=400974277&idx=1&sn=d56ca4cab912c04972d637e324226812&scene=1&srcid=1219630n5EewwKEbukKaOh3a&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M4NjY3NA==&mid=400974277&idx=1&sn=d56ca4cab912c04972d637e324226812&scene=1&srcid=1219630n5EewwKEbukKaOh3a&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2015年12月20日读取)
- [14] 宋学智.2015.何谓翻译文学经典中国翻译[J] (1): 24-28
- [15] 泰戈尔,2012. 生如夏花: 飞鸟集·新月集(*Stray Birds*) [M]. 郑振铎(trans).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 [16] 泰戈尔,2015.飞鸟集(*Stray Birds*)[M]. 冯唐(trans).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 [17] 泰戈尔,2009.泰戈尔诗选[M].吴岩(冯唐(trans).杭州: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18] 吴忠华, 江永川.2009 比德说——先秦儒家自然审美观[J]东方学报(30):128-135
- [19] 张前进.2008.浅析当前文化类图书出版现状及趋势 [J]. 出版广角(1):52-53
- [20] 查明建, 2004.文化操纵与利用: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以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翻译文学为研究中心[J] 比较文学(2): 86-98

## De-canonization of the Classics in Translation: A Study of Feng Tang's Translation of *Stray Bi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r Culture

Chen Yanzi, Zhu Jianp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00)

**Abstract:** Classic poetry collection, *Stray Birds*, authored by Indian poet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was originally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Zheng Zhenduo(1898-1958) in 1915 and enjoyed widely support in China. Different from him whose version is well acclaimed, Feng Tang's translation of *Stray Birds* in 2015, has get tons of criticisms from various people—it has sparked a huge debate about academic translation, which a large number of mass groups involved, such as mainstream media *People's Daily*, all ages of civilian population,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elites. Under the manipulation of mass media, most of the public are shocked by his "shielded eight poems"<sup>4</sup>, and overlook the other poems in Feng Tang's translation. Eventually, under such a public pressure, Feng Tang's translations were forced to "off shelves", resulting in a unique *Feng Tang Translation Phenomenon*.

**Keywords:** Popular culture theory; *Stray Birds*; Translation

---

<sup>4</sup> In 2016 January, After "off shelves" of Feng tang's translation of "Stray birds", the selling edition on Amazon block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eight poems.